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七

蘇軾 子過 邁 迨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

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
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
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
磔裂詭異之弊勝王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
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寘第
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
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
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

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
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
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
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嵗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
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脩衙規使自擇
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
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
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

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記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禄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

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廕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隷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

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歷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宫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

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爲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

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貎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

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

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

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下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

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踈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廪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户今者徒聞江淛之間數郡雇役而

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
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
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歛之臣庸
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
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
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
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
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

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

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

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

流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察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

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

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賛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
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
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
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
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
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
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
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

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
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
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
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於禁物誣民
入其家爭鬬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
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
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
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

皆動揺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

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糵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閒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為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

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

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

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弊生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

利害免役之害掊歛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
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
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
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
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
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
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
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

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輙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

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鎻宿禁中召
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
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
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
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
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
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
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

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

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内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黄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

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輙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為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輙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

生收其利以備脩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濵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荅將生

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
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
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
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
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
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
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
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

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輙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

欲鑿撓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黄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

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黄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刼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

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輙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

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

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令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邉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以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

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汚者配隸遠惡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贜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

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乆廢上下之分
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
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
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
至今矣契丹乆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
隣以戰社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龎籍守邊因俗立法歲
乆法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税折變科配
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内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

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别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

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
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
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
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
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
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
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
四卷一時文人如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

世末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曽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

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傳軾卒于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源府稅次知潁昌府郎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

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盖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斋籍節笈策遂箭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怗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盖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

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

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壽呂勲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八

蘇轍族孫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

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寳元慶歷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宫中貴

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
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
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内則蠱惑之所汙以傷
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
於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窮困生民怨苦而宫中好賜
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
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内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
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

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三年軾還轍為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

條例命轍為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

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兼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陜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寛恤諸路各

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
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以為
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為教授三年授齊州掌
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居
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
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為
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
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

之吕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雇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旣行之後别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寛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

有司甯議差役趂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為新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

舉格式未為晚也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意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

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人别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為公著言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令不因其舊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為責也重是謂智勇勢力過

先帝也公著悟覺未能用進户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合由已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

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

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棻猶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聰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輙又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

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

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戸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隷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為軍器監而上隷工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隷提刑司欲有興作戸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過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

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戢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戸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専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

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隷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

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内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禄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禄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

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呂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復以贓刺配大防畧依轍議行之代軾

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

則主尊國安踈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
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
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
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
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
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埶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
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
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薫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説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

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
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
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
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
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
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
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
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

下就高泪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陜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産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

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
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
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
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産高强
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
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
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
等則反為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

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為輕
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
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寛鄉得閑
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
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
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
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
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

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黙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大臣耻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

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以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買孫勝如二堡夏人即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為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

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

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欲用慶歷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為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

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姚靦亦言之三省

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温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

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

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内興宫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懐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寛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

為天書之説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絶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剏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

會於朝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
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
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
清太平宫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
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濵遺老自作傳
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黙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
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
性沉静簡潔為文汪洋澹泊似其為人不願人知之而

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廹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适遜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為學有功轍亦愛奬之黄庭堅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邉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為功致茂

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為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為夔陜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陜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燾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正道自瀘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

高閭道自青崖關趨刀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刀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纛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勢蹙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祕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為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内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為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荅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為元祐邪說其學術議論

頗傲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爲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禁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柅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廉傅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

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彦博司馬光異同西邉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宋史卷三百四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九

呂大防 兄大忠 弟大鈞 大臨 劉摯 蘇頌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

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為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槩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為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

名命為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

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

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師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

之疆埸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

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

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

名之者再遣使名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

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為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

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
亦何必過為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
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
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
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
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為皇子館於
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使先
帝萬壽陛下猶為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

生以為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
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
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
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
州為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為
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
昉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
有不從者斬以狥會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

詔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自山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為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説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罪

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寛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為饒供億軍須亦無乏絶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即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

尚書夏使來詣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
建立城堡終處孤絶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
為當柰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為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
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
其不賀登極以覘厥意足以測情偽矣新收疆土議者
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為
先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
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

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
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為中國怯使大將
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閒致討生擒之
三年吕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于
四五趣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
實録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講讀官
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摭乾興以来
四十一事足以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

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

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
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
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
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
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
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
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
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

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寛仁之法也至於虚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

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

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

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為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

士左光禄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

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

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

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

州言者又以脩神宗實録直書其事為誣詆徙安州兄

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

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惟呂氏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愍

大忠字進伯登第為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

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馬兵屯可省矣為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為懐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頴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閤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

素頡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頡稍屈已而復使蕭禧来求代北地神宗名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来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来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既以臣言為不然恐不可啟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為界焉元豐中為河北轉運判官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

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南刑獄時河決飛蝗為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陜西轉運副使知陜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絶歲賜欲遣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彊則縱困則服今陽為恭順實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来之辭若惟請是從彼

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糴民粟豪家因之制操縱之柄大忠選僚家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閼民喜爭運粟于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涓自以為得師馬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嘗獻言夏人戍守之

外戰士不過十萬吾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
略一不與校臣竊羞之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
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奏言關陜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
假之歲月未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徐取
橫山自汝遮殘井迤邐進築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
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
所進職爲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
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鈞字和叔父蕡六子其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禄寺丞知三原縣請代蕡入蜀移巴西縣蕡致仕大鈞亦移疾不行韓縡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知侯官縣故相曾公亮鎮京兆薦知涇陽縣皆不赴丁外艱家居講道數年起為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為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諤

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名稷來與一劍耳大鈞性剛直即日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謗意折彊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邪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謗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邪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大鈞盛氣詬謗稷且不免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

弔之間節文粲然可觀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

豈有異哉葢未之思爾夫為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多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

能否脩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

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為大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永静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寛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歳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歴冀州南宫令縣比不得入俗化凋敝其賦

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
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
獨一州六邑被此若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
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為錢千三百綿七十
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
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徙江
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
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為監察御

史裏行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
陛對即奏論亳州獄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
弼已得罪願少寛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
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
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
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
責明朝廷本無聚歛之意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
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

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乎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

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茍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救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縣戶役虛實輕重不同今等以為率則非一法所能齊隨其所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且舊籍既

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搔擾生事患將使富輸少貧輸多二也天下上户少中户多上户役數而重故以助錢為幸中户役簡而輕下户役所不及今槩使輸錢則為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户之寡故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若税賦有倚閣減放之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法必輸見錢六也二税科買色目已多又槩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無有悦而

願為農者戶口當日耗失七也僥倖者又將緣法生姦
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為功八也差法近者十餘
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習之久矣今官自雇人
直重則民不堪輕則人不願不免以力毆之就役九也
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則必知自愛性既愚實則
罕有盜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猾浮偽之人巧詐相資
何所不至十也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
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司農曽布請為之既作十

難且劾摯繪欺誕懐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為
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
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於上
職也今有司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
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
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
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
欺罔甘就竄逐不報摯明日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

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揺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歴日而官自鬻之推

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狹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變通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

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亦落職摯乞詰鄆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鹽中雜以偽惡遠人未嘗食善鹽摯悉意裁視且儲其羨以為賞與減十七父老目為學士鹽久之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學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閼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摯為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

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又見方平傳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宗正寺丞為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宫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者即命之俄遷右司郎中初宰

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間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
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開封不
置歴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
名爲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
成王幼冲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
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聽斷
之暇名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
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

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講
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
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
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
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
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
之摯又言諫官御史員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專以察
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臣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時

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摯因久旱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暌議政之際依違排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日日青無光風霾昏曀上天警告皆非小變願進忠良通壅塞以荅天戒蔡確為山陵使神宗靈駕發引前夕不入宿摯劾之不報及使回既朝即視事摯又奏確不引咎自劾無何確上表自陳嘗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

民心摯謂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為不忠之罪言於今日為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於此又疏確過惡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俛無大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愈於治

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茍免甚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

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為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出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晦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寛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懐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朝廷察

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来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覿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將加深譴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為姦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毁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貶諫官而後進

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覿得補郡守摯與同列
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
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
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
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
憂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陗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
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為相脩嚴憲法辨
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戚

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牴處厚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

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
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於是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
通匪人為後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
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退上章自辨執政亦為之言宣
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
所當為也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
云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
見其過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為雍等所遏徙知青

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黄州再貶光禄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摯與吕大防為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

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彦尚主以兄忠彦為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

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復徳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彥
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
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又
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
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
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跂請得歸葬跂又伏闕訴及甫之
誣遂貶及甫并渭於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為相降朝
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紹興初贈少

師謚曰忠肅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讐校得善本或手抄録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辯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歧能為文章遭黨事為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

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
事互問民鄰里丁産識其詳及定户籍民或自占不悉
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産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
剗剔夙蠧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至領其
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
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
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
可及覩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

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為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

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宫頌謂敕書云向因忿懟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册並停

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册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
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曽公亮問云郭后上元妃若
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
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
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懐
哀愍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歎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
籍頌在館下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
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及而處之晏如

富弼常稱頌為古君子及與韓琦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屬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産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名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内郡縣又以關内諸

府分隷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
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為使而西邊武備殊闕
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
閒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
長垣戕官吏如頌慮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為縣令殿最
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
其不為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刼之害而長官不任其
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

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頼頌安静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命為淮南轉運使名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川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

兩屬仲宣不差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
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
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
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為定
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為
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
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為之屬則事有統
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州判官李

定名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不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来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起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實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

後為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
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
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為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
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来未有此比
倖門一啟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
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
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為三舍人餘歲
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幾溺

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毋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為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為一婦所紿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覬望或致有悔既而婦死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

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因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杖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及脩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歷後宋歷一日北人問孰為是頌曰歷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

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歷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

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
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
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亳韻
卧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
舒亶糾其故縱貶祕書監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
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
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為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
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寛世儒夫婦

帝名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為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為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傅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

用輙為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名判
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
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别議者不知所處頌言
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
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
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脩一書非卿
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
考據但患脩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

可就頌曰湏一二年曰果然非御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録帝甞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禄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歷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禄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

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覆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邃於律歴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筭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

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則驗不差
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
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垢瑕故為稽滯頌敕吏曰某官
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
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
乃退其不服頌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茍有疑則為
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
服而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

事邊帥遣神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受任杜絶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

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為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為
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
上章辭位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
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宫使居京口紹聖四年
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
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
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
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

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
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
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
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
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
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為人言亹亹不絶朝廷有所
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
行藝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

謄録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論曰大防重厚蟄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母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為萬世矜式摯正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愠於羣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士論冤之頌獨巋然高年未嘗為姦邪所汚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事犯顔辨其情

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為多雅徳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